

續古文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	吳高時	陸費逵
監造	霖輯校	總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上編目次經子

論辨類

書洪範

孟子養氣章

莊子逍遙遊

荀子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

序跋類

易乾文言

禮記冠義

孟子未章

莊子天下

奏議類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

恥晉

書說類

書君奭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叔向詰鄭子產書

詔令類

書甘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傳狀類

書堯典

雜記類

禮記深衣 投壺

周禮輪人 輿人 輅人 梓人 匠人

箴銘類

詩賓之初筵 抑 小毖

左傳虞箴

禮記衛孔悝鼎銘

頌贊類

詩六月 采芣 車攻 皇矣 崧高 烝民

江漢 常武 閟宮 長發 殷武

辭賦類

詩猗嗟 兼葭 七月 東山 采芣 出車 節南山 正月

荀子成相篇 賦篇

哀祭類

書金縢冊祝

詩黃鳥

左傳衛太子蒯聐禱神 魯哀公誅孔子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晉楚鄆之戰

齊晉鞏之戰 晉楚鄆陵之戰 宋之盟

典志類

書禹貢 顧命

儀禮士冠禮 士昏禮 喪服子夏傳 士喪禮

既夕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中編目次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通鑑

傳狀類

史記項羽本紀 趙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王世家六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子韓非列

傳 商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

傳 魏公子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七 李斯列傳 張

耳陳餘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儼列

傳 張丞相列傳七 陸賈傳 叔孫通傳 張釋

之馮唐列傳 萬石君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匈

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九 汲鄭列傳 酷吏

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

列傳十

漢書高帝紀 李廣蘇建傳 東方朔傳 楊胡朱

梅云傳 霍光傳十 趙充國傳 傅常鄭甘陳段

傳 雋疏干辟平彭傳十二 趙尹韓張兩王傳 蕭

望之傳 張禹孔光傳 儒林傳十三 循吏傳 孝

成趙皇后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五代史馮道傳十四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 西域傳贊 王莽傳贊 敘傳下十五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伍被諫淮南王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茂上書 王子陽諫

昌邑王疏 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杜子夏追訟

馮奉世功疏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酈生說齊王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諸葛孔明正議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 文帝勸農

民詔 景帝令吏議獄疑詔 吳王濞遺諸侯書

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元帝報貢禹書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 魏武帝舉賢才令

諸葛孔明與羣下教

辭賦類

漢書班婕妤自傷悼賦 班孟堅幽通賦 答賓戲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哀祭類

漢書匡衡主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告謝毀廟十六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謝石謝玄

肥水之戰 李光弼河陽之戰 裴度李愬平蔡之

役十七

典志類

史記天官書 封禪書 平準書十八

下編目次方劉前後之文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

李穆堂原教 青苗社倉議

姚姬傳李斯論

章實齋知難

吳殿麟天子七廟攷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梅伯言刑論 臣事論 量錯論

龔定盒論私

朱伯韓辨學中

曾滌生原才

魯通甫秦論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李佐周六國論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朱竹垞秋水集序 宋院判詞序 王文成公文集序

序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

朱梅崖谿音序 樞國詩序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莊子章義序 禮箋序 南

國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揚雄太元目錄序

左仲鄒浮渡詩序 讀司馬法六韜 書貨殖傳後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梅伯言閒園詩序 書莊子後 書後漢書後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 孫芝房侍

講劬論序 王船山遺書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湖南文徵序

方存之歸樵集序 龍潭丁氏族譜序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

趙菁衫種蘅山館詩序 聽綠山房詩序

吳摯甫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

王鼎丞跋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 梓湖文集序^九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應 詔陳言摺 敬陳 聖

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

摺 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預籌三支水師摺

歷陳湖北撫臣勳績摺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

數殲滅摺 通籌滇黔大局摺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犁條約必不可許摺

丁稚璜遺摺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勳事實摺^{十二}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姚姬傳復張君書 復孔樞約書 復魯絜非書

復蔣松如書 復魯賓之書

吳殿麟答任幼直書 與程景卿論周易書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與沈閒亭書 復呂月滄書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上曾侍郎書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劉霞仙與曾滌生侍郎書

張廉卿與黎蘇齋書

李次青與劉毅齋書

王益吾復閭季蓉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二十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贈孔橋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贈孫秋士序

邵位西龍樹寺壽詩序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曾漱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送周荇農南歸序

鄭子尹送黎純齋表弟之武昌序

張廉卿湘鄉相國曾公五十八壽序 王觀臣副戎

五十壽序二十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寧南侯傳

汪若文乙邦才傳 申甫傳

丁筠園前明甯前兵備張公傳

宋潛虛王養正傳 一壺先生傳 畫網巾先生傳

薛大觀傳

姚姬傳朱竹君傳 張逸園家傳 張貞女傳

吳殿麟黃烈女傳

張皋文先府君行實 先妣事略

錢新梧搖全哥傳

梅伯言黃小園家傳 總兵劉公家傳

龔定盒宋先生述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先考行狀

曾漱生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國子監學正

劉君家傳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二十

碑誌類

施愚山神岡山廟碑

姜湛園安城楊君墓誌銘

姚姬傳錢文端公墓誌銘 袁隨園君墓誌銘 丹

徒王君墓誌銘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

銘 汪玉飛墓誌銘

吳殿麟鄭用牧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

墓誌銘

惲子居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錢新梧亡姑謝君夫人墓誌

梅伯言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遵義知府胡公墓誌

銘

龔定盒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

碑文

曾漱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劉母譚孺

人墓誌銘 畢君殉難碑記 林君殉難碑記 何

君殉難碑記 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鄧湘皋

先生墓表 季弟事恆墓誌銘 仁和邵君墓誌銘

郭依永墓誌銘 苗先麓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

彭君墓表 新甯劉君墓碑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

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唐確慎公墓誌銘 誥封光

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左季高敕修西嶽廟碑

趙菁衫代閩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孫琴西袁篤臣墓表

張廉卿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

表 唐端甫墓誌銘 莫子偲墓誌銘 岑襄勤公神道碑

薛季懷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施均甫戴子高墓表

王晉卿王曉峯先生墓表

雜記類

湯潛庵石鵞山房圖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尚書杜公疆理

記 萬柳堂記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胡稚威蒲州府復涼姚二渠記

姚姬傳儀鄭堂記 岷亭記 登泰山記 游靈巖

記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快雨堂記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管異之餞鄉記

龔定盒說居庸關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修治金陵城

垣缺口碑記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金陵湘

軍陸師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湘

鄉昭忠祠記 江甯府學記 靈谷龍神廟碑記

左季高飲和池記

鄭子尹巢經巢記 梅岐記

郭筠仙王先生祠堂記

劉霞仙繹禮堂記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孫琴西枏花館記

楊性農常德府署題名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技求詩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高陶堂石鐘山銘

頌贊類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

宦莘齋藏海名人頌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陸母林孺人像贊

莫子偲王節母贊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賦 鄧石如篆勢賦 七

十家賦鈔序

汪容甫廣陵對

董方立西嶽華山神廟賦 戒將歸文

龔定盒燕昭王求僊臺賦

鄭子尹隸對

王壬秋潮哈密瓜賦

李恁伯答僕誦文

哀祭類

汪若文鍾廣漢哀辭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母弟溫甫哀辭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鄭子尹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汪梅村招魂 祭曾文正公文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祭曾文正公文

王壬秋弔朱生文

敘記類上

汪若文書沈通明事

胡稚威王大夫述 書李晉福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書楊氏婢

吳南屏書謝御史

鄭子尹遷居紀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敘曾文正公幕府

賓僚

敘記類下

湘軍志曾軍篇 曾軍後篇 湖北篇 水師篇

營制篇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爲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爲類十有一左氏敘事之文自爲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敘記爲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纂文不錄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

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爲五卷漢書紀傳爲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姚纂所遺而尚有可頗探者爲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爲馴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敘事體也史之八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故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敘記爲一卷典志爲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趨於當姚氏之論卓矣而譏次方劉文或爲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之不足以鑒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傳益之使究一代之變其爲類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敘記次爲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類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殺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轅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習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

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敘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按茅鹿門入家之說世皆以為定自朱右山祇數二蘇氏僅得七人子由尚不與也

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撰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甚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鑒加約本朝文才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叙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者好之殊甚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趨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為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闊闊遂萃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為百世不祧之宗云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

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輪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為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以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慎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道光初與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圈點後數年吳啓昌重刻於江甯以為近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啓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燔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句股之學皆因時適變塗轍百出不知今悉採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法後王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吾又何疑焉

古人選文不錄生吞杜鰲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樞陽其纂次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肇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聲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孚雖未錄其文而匡諍啓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
逮者禱祀求之矣

光緒十五年秋九月遵義黎庶昌纂敘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論辨類

書洪範第十一尚書依吳汝綸定尚書家塾本此乃余友吳君擊甫舊藏者古之傳今採入是編欲使遠方孤僻之士親見漢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之舊雖當時傳本未必盡然而百而已非好奇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漢書言曰烏呼箕子

惟天陰隲史記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漢書作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陲說文作鯀洪

九疇彝倫攸敘文鯀則極文又死禹乃嗣興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

紀次五曰建用皇大傳次六曰又漢書用五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饗依

承傳用五福威史記用六極史記漢不經字不五

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史記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

事一日貌釋文一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

依漢書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

補心字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

箋引作貌恭作肅從作又漢書明作聰史記作聰

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空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脈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史記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史記有淫朋漢石經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

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于極不離大傳史記定正于咎

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于極不離大傳史記定正于咎

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于極不離大傳史記定正于咎

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于極不離大傳史記定正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

德依正本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馬本作勞獨史記

行而邦王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

有好事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依史記無德字

定本無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無偏無頗天寶四

年詔後漢書文六遵王之義臣議正無有作好說文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傳引無及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史記作是

彝史記是訓于帝其訓史記下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史記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漢書無為天下王六漢石經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李賢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作內

友柔克沈潛漢書引作剛克高明柔克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無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漢石經民用僭作七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鄭本同日團依說文

記作今文校定古文作團依說文日史記下下

下今依文選莊在日國曰克周禮注日貞日悔說文凡

七卜五占用二衍或作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民依漢石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史記上並有而

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女則從庶民從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從卿

士從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

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

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

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

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

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入庶徵曰雨曰
陽漢書曰煥史漢並曰寒曰風曰時史記無五是史
作改後漢書引五一作五來備各以其敘史記序庶草蕃庶文
作總無漢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又漢書時陽漢書若曰愆史記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陽
若曰豫史漢並作舒鄭王本同恆燠釋文又若曰急
恆寒若曰霧依漢書定正史記作宋書雲恆風
若曰王書記依史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史記同民用章家用平
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荀悅引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天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敵辭知其所欲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田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誣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獷乎狂者進取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躊躇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莊子逍遙遊 莊子依古逸叢書仿宋本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
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
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
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
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
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
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
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
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
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
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
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贍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无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澣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澣，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澣，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敎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

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踞，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謄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墨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傲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寡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啗食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便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繁甞爲仁踞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踳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膝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扃鑰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黃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胠謁則齒寒魯酒薄而郢都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挾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